

西漢會要
四





西漢會要

(四)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十五

禮九嘉

朝會

宋徐天麟撰

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職漢書作載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叔孫通傳

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爲太上皇壽史記本紀中朝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

東朝。灌夫傳東朝廷辨之如。鴻曰東朝太后朝也。

文帝時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申屠嘉傳

武帝元鼎中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貴楊僕書

哀帝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皆可罷禮樂志

諸侯朝覲

高祖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本紀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本紀

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

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

所得入也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史記梁孝王世家

王侯朝賀以倉璧。食貨志

武帝爲皮幣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食貨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常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匡衡傳

成帝河平三年楚王歸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本傳

哀帝對成帝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哀帝紀

吳王濞使人爲秋請。本傳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瀆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

重侯稽坐不使人爲秋請免。王子侯表。

建成侯拾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王子侯表。

上尊號

漢五年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高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者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高紀

羣臣迎代王至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文紀

上壽

高帝令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盡伏置法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詳見上朝會條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高紀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晉邱壽王傳

武帝登封泰山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郊祀志

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開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社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燦然。充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兒寬傳

昭平君醉殺主傅。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上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責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消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東方朔傳

車千秋爲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

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適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儔。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車千秋傳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本紀

宣帝幸太子宮。太子家令疏受奉觴上壽。辭理閑雅。本傳

元帝建昭四年。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朝。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本紀

冊立皇子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本紀

初大司馬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尙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尙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議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皆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

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

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宜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皆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常用者如律令。史記三王世家下同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僊不藏，乃凶於而國，害於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元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董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肥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西漢會要卷十六

宋徐天麟撰

禮十嘉

行幸

高帝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本紀下同。

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二月。自櫟陽徙都長安。

七年夏四月。行如雒陽。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八年春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

九年十二月。行如雒陽。二月。行自雒陽至。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慷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迺並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上幸甘泉。如潛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甘泉在雲陽。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本秦林光宮。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餘日。七月上自太原至。

十年冬。行幸甘泉。

後二年夏。行幸雍。械陽宮。

四年五月。行幸雍。

五年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並本紀。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

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周亞夫傳

景帝中六年。行幸雍。郊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六年六月。行幸雍。

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元鼎四年。行幸雍。祠五時。自夏陽東幸汾陰。立后土祠。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並本紀

六年。天子親幸緱氏。觀僊人迹。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至望幸矣。郊祀志

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